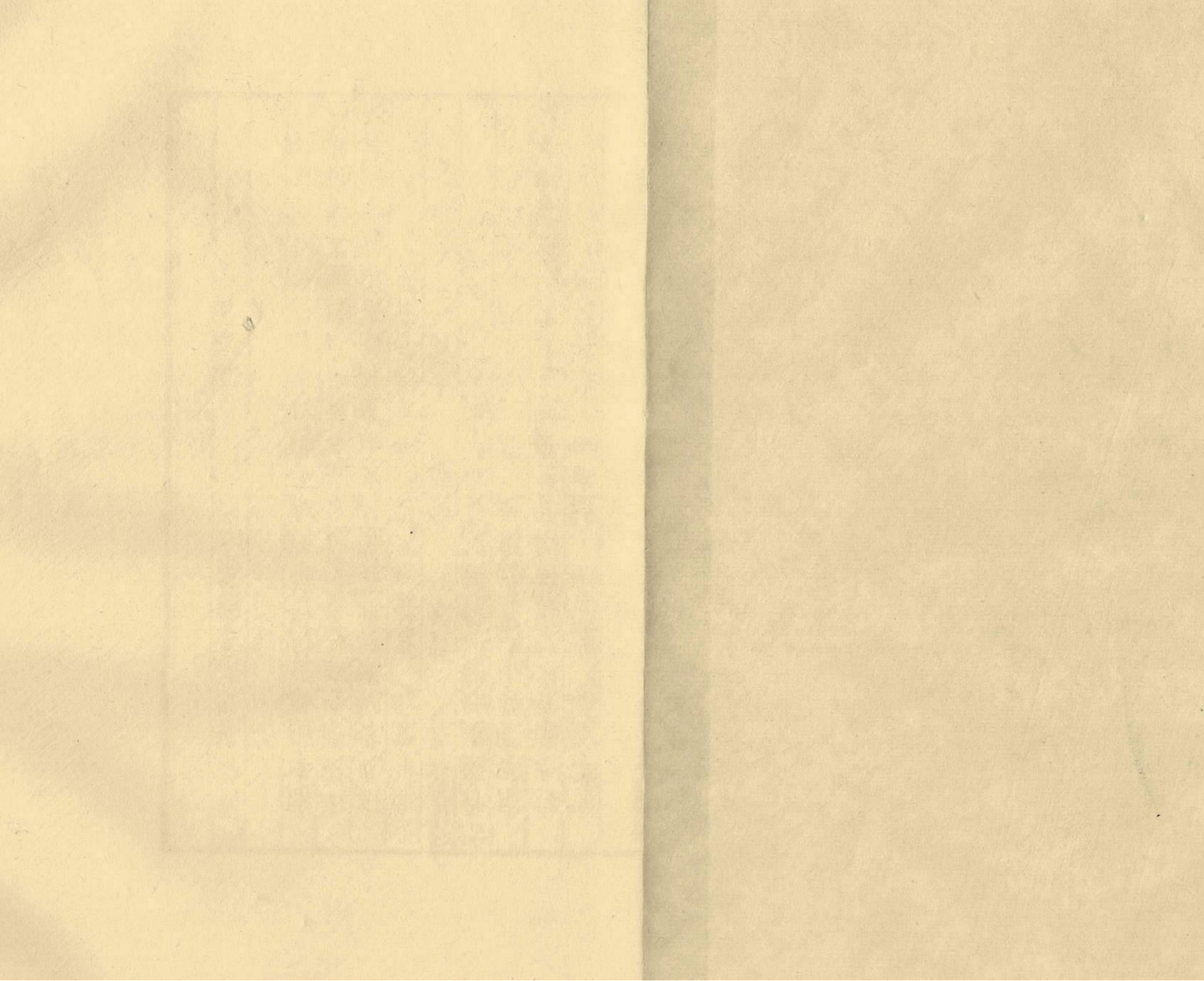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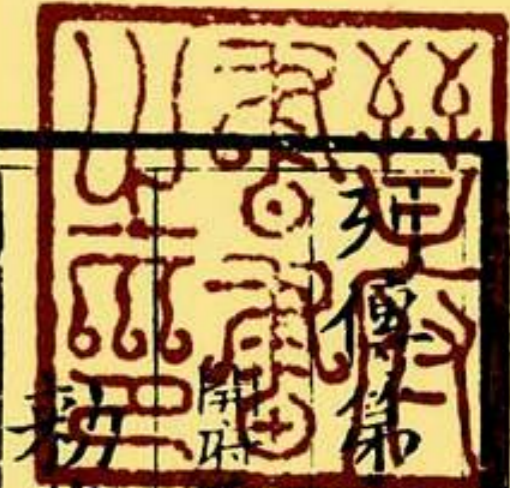
金史

二十六



金史

列傳三十二之三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薦人也姿狀雄偉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駁達猛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即位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為管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逐窩斡餘黨敗之柔遠至抹拔里達悉獲之賊平遷鎮國上將

傳列  
四百五

金史卷九十四

朱珎

軍知穎順軍事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發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正遣萬戶孛朮魯定方與清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三年五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十壘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為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辭賜以金帶廐馬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勞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三歲遷樞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

兵馬都統制使既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爲昭儀眷倚益重  
二年拜尚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  
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戍邊上問漢人與  
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  
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未幾遷崇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  
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之  
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  
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  
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

列傳

四百四十九

金史卷九十四

二

朱珣

學奕碁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以踈矣  
尋上表丐閒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  
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也  
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  
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  
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  
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旣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  
里改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  
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  
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

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刺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灤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賅罰北阻鞞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府上曰姑與滄州旣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尋復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刺襲猛安初議征討清

列傳

金史卷九十四

三

王仁

臣主其事旣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唃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廼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灤襄先登鏖擊足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霧鬮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竅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

有悔謀衍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首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爲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爲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旣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

列傳

四百四十九

金史卷九十四

四

王仁

地隘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躡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旣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

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

列傳  
晉季三

金史卷九十四

五

賈遠林

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外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



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膏上封事厯詆宰執太傅克寧奏膏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膏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垂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正乂亦叛嘯聚北京

列傳  
四百五十五

金史卷九十四

六

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灤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幹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論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鞞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

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幹里  
扎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  
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詔許  
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  
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  
之十月阻鞞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陀鎖等  
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  
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  
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  
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

列傳第三十二

金史卷九十四

七

卷九十四

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  
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  
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  
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  
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  
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旣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  
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  
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  
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  
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亂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

與之合乃移諸虜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虜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柰何襄笑曰虜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十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鬻以散其黨襄以爲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爲良上納之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復命襄爲左副元帥莅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

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蹶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卽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賜寶劔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贖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沔移刺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備卽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

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疋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

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為退復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叅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己詔仍慰諭

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筭木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淄王克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畀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初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平府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脩官改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鎰夾谷衡尼兀古鎰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立爲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敷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認詔始出上見其羸瘠復賜告一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

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  
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  
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  
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  
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  
國言區種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  
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久厯  
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  
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泊還入朝聞父憂  
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爲上京留守尋改樞

列傳  
四百五十

金史卷九十四

十一

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  
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聞之惻然  
爲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勅葬謚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闍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  
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安國沉雄有謀畫尤善騎  
射正隆元年從軍爲謀克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爲常山薄  
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虞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  
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朝廷許  
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望闕羅拜執禮  
無惰容時北阻鞮迫近塞垣隣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

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為辭強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衆壯其言餽贖如禮既還以奉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為東北路副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討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用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澤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

列傳  
四百五十一

金史卷九十四

十一

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還邊得以便宜從事時並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克帝幸慶寧官命安國嚴飭邊備奏西南路邊戍私竄者乞招誘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勅有司葬以執政禮贈特進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

諸部皆震悚甚為隣國所畏服

瑤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歷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為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圍慶州急孛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孛迭為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寧昌軍孛迭為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兵勢甚張孛迭親陷陣奮力鏖擊却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

列傳

四百三十三

金史卷九十四

十三

王仁

紇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孛迭追敗之復獲所掠悉還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為左翼都統戰移密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為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卒訃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祿大夫孛迭勇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為上倚注云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



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  
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  
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  
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列傳第三十二

一百

金史卷九十四

十四

王仁

列傳第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移刺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刺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尉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屈龐古鑑

移刺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

列傳  
三百八十一

金史九十五

一

五

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廕補為承奉班祇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

部以所學不同未可驟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過期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

列傳

四百五十一

金史第九十五

二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補外世宗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世宗崩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奠於別宮情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崇獻榜下進士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謚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曆筭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爲後既而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爲執政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費縣簿大定

列傳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三

第君用

四年爲東京辰淶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爲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陞司直四遷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曰後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爲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

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賜告省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柰何萬公進曰自陛下即位以來興利除害九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

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己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為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為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其奏對詳敏多類此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忘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會受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

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起復拜平章政事躡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爲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昞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爲弗便而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爲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

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是兩上表以哀病旬間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故無闔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

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許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

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燁田欒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數也萬公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光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爲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維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飢盜起當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

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馬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也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因會壘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闕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御院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舟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榭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



屯是夜海陵遇弒有來告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  
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  
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  
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  
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  
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認繼往泣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  
爲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廐尋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  
主出爲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  
語在世宗紀中尋擢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  
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

欲令通爲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  
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崇尹  
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  
謀克事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爲  
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  
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  
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  
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  
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爲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  
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

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府事移鳳翔致仕明  
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  
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  
薨諭旨於其弟曰舊制致仕宰相無祭塋禮通舊臣懿戚  
故特命勅祭及塋初通在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監  
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爲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幹特刺蓋州別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也貞元初以  
習女直字試補戶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選授  
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  
以宋人欲啓兵釁上言求入見世宗遣幹特刺就問之仍

列傳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九

陶端

究其實至汴問宗叙及召九嘗言邊事者詰之皆無狀還  
報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  
兵築祁安城及襲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謀者言夏與  
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幹特刺往按其事夏  
人報言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  
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  
及喬家族民戶願令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具以聞世  
宗甚悅轉右將軍賜衣馬車牛弓矢器伏十二年爲夏國  
生日使還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爲河南路  
統軍都監賜金帶及具裝馬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

領前職明年入爲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諭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爲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爲難事其餘常務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幹特刺所舉者頗稱朕意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告幹特刺與招討哲典朋黨乞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則可謂朋黨今已伏誅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爲執政卿亦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九謀議奏對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蓋舊人年老新人未苦經練是以委

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爲不知也二十三年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許解樞密世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責宰臣曰此事皆卿輩所當陳舉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爲細務非天子所親朕嘗思之獄訟簿書有幹特刺在餘事卿輩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問邪俄坐事削一階令視事如故二十六年轉尚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焉今阿魯罕年老幹魯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幹特刺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獨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幹特刺曰自古

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爲難矣二十八年爲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射生馬一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任之乃起爲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知汝精神尚健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先基業之地卿馳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卿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年六十九訃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五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疋錢二千貫謚曰成肅

列傳

金史九十五

十二

幹特刺性溫厚醞藉嘗爲丞相統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幹特刺輩其才真可用也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試部令史及令隨朝吏真得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爲非云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爲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

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爲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耳聵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世宗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何如輝對曰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託事效之何以辭爲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

列傳

金史九十五

十三

處置耳輝以爲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麪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

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謚曰忠簡輝性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說率用涼藥神童嘗漆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漆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慙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祖弘遼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士舉熙宗錄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史歷戶部主事監察御史累轉尚書省都事宰臣奏擬瑋

列傳  
四百甲

金史九十五

十三

休仁

經畫軍民田土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淹此乎迂戶部員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就陞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爲使宋國信副使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戶部侍郎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爲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欲瑋領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戶部侍郎張大節於工部而以戶部授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明年擢戶部尚書時河決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

然天生五材迤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禱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以爲宋弔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爲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明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則有司難於承用耳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代何如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擊毬於臨

列傳

金史九十五

十四

傳仁

武殿聞瑋卒而止謚曰安敏後上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逮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已是賢者固若是乎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縣有劇賊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柴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爲塋之遷綿上令補尚書省

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為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忽刺不公事及忽刺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刺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為陝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為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賊罪鞠于有

列傳

金史九十五

十五

付茂

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貪暴強悍深可為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蠱蠱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為沴明



詔罪已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為不急况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廼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暈

晉書

金史九十五

一六

付茂

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脩德銷變矧夫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是日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廼罷北幸尋為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金帛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詣尚書省召師中等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今命

平章諭旨其往聽焉戶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吏部尚書初完顏守貞改爲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用監察御史蒲刺都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上曰向薦守貞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臺省無此人不治路鐸李敬義亦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失舉罪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爲御史大夫命與禮部尚書張暉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脩言小人在側果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

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塋祭仍賻贈之謚曰文定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真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其資蔭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錄用其子

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  
姪爲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治  
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事尋  
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超  
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在海陵時行事多不法然  
朕素知爾才幹欲授以內除而憲臺有言以是補外如能  
澡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察廉爲第一授  
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  
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參知  
政事蔚懇辭不任負荷勅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  
順何以辭爲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  
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

馬惠迪字吉甫灤陰人也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  
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爲西京留守判官  
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  
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  
之聰明多失於浮術若惠迪聰明而朴實甚可喜也朕嘗  
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  
參知政事時烏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

士毀其船棧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毀其船棧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爲南京留守致仕卒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清源主簿三遷永清令永清畿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以治聞補尚書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與中府治中召爲戶部員外郎改侍御史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溫獄其於富戶寄錢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

列傳

四百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十九

林茂

古人雖云罪疑惟輕非爲全尚寬縱也尋轉左司員外郎扈從東巡遷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戶部章宗即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戶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來一人而已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戶部尚書久之削官一階初琪病告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議當徒二年減外猶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爲琪本荒遽失措與非病告

有違不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  
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戶部遽難得人顧無以  
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  
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  
少上曰往多情見爲是耶今無者爲是耶琪曰事狀明者  
不假情見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決陽武灌  
封丘而東琪行尚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  
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鎮  
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閣門祗候當給假以聞上悼之以  
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琪性明

列傳

四百四十六

金史九十五

二十

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爲上所少云

楊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  
史爲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  
表薦伯通廉幹尚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爲尚書省都事授  
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  
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戶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  
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  
中賈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欲加糾劾大夫張  
暉輒尼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之伯通居家待  
罪鉉奏暉言彈劾大臣須有實跡所劾不當徒壞臺綱益

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仕卒

居厖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單鑑夾谷衡尼厖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爲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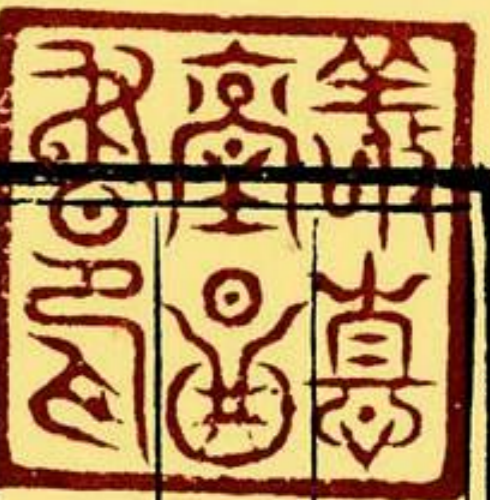
金史九十五

二十一

吳文昌

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謚曰文肅

贊曰移刺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開塚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特刺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

金史九十五

二十二

